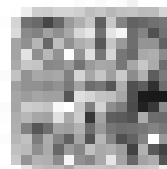


蒲松齡集

三



蒲松齡集



〔清〕蒲松齡 著
路大荒 整理

蒲松齡集

第三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戲

三

齣

目錄

鬧館·····	八三
鍾妹慶壽·····	八七
聞窘附南呂調九轉貨郎兒·····	八三

關館

沿門磕頭求弟子，遍地蹣腿是先生。

子監詩：君子受艱難，斯文不值錢；有人成書館，便是救命仙。白在下訓蒙先生，姓和名爲貴，表字由之，邵陽縣同地村人氏。自幼讀書，家道貧寒，別無生意，專以教書爲業。不幸年景飢荒，漢閣齋學生自散而去。無奈逃至洛川，遊蕩幾日，盤費已無，堪堪餓死，如何是好！哦！有了！不免用仿圈敲動手板，吆喝幾聲『教書』，可有主呢，也未可知。咳！好苦哦！唱想當初念書時錯了主意，到不如耍手藝還掙吃穿。你看那皮匠家補鞋補襪，只是那銅爐子鋸盆鋸碗，還有那木匠家打箱打櫃，鐵匠家打鋤頭還打刀鐮，錫匠家打燈台又打錫盤，密匠家燒黃盆又燒黑碗。手藝人吃的是肉肥滿，可惜俺念書人餓的可憐。白衆位聽真：誰家念書？我乃教書人也。丑唱上世裏我無曾入個學館，看文書銀錢要甚是作難。目下裏我的兒倒有兩個，愛念書請先生又怕化錢。這幾年收成好積累有限，到教我爲此事左右兩難。白在下姓禮名之用，草字爲美，洛川人氏。所生二子，長子十三歲，次子十歲，正當上學之時，請先生甚是煩難。欲就人家書館，拿書金太重，我是不欲的；待自己請先生，這本處功名人多裝腔弄款，如何照應的起！晝夜思想，全無別方，如何是好？外白誰家念書？我乃教書人也。丑白你看那邊一人，口稱教書，想必是位先生。待我聽他說些甚麼言語。外唱陳仲子三咽李糟食過半，孔聖人在陳國絕糧七天；君子窮不必那小人

窮斯濫，莫不是，天喪予，天喪予，就在洛川？丑白先生見禮。外白還禮了。丑白先生口稱教書，莫非識字麼？外白惡！是何言也！弟是博學多文，豈但識字而已哉！丑白請問先生那裏人氏？上姓高名？外白在下姓和名爲貴，表字由之，邵陽縣同地村人氏。丑白原來是先生麼？在下有禮了。外白免禮。世兄貴姓高名？丑白小弟姓禮名之用，草字爲美。我有兩個兒子俱係幼童，欲要念書，不知先生怎麼教法？外白禮兄令郎雖係幼童，小弟善於訓蒙，有如時雨化之者，盡心力而爲之，三年有成。聽我道來。唱初上學三字經口教口唸，百家姓，千字文隨唸隨添，上下論共兩孟五經三傳，詳訓詰明句讀作文叁篇。學寫字手拿手一撇一點，一個字分八法回後回先。字四番要念出平上去入，開口呼合口呼也得學全；平仄里必得是分外清楚，久以後作詩句免得犯難。三年功必進學六年中舉，七年以上會進士連中三元，一霎時就成是那富戶鄉宦，翰林院効力滿出印做官。丑白先生這個說法果然真麼？外白苟有用我者，請嘗試之。就此入學罷。丑白且住且住。我是貧寒之家，管待不到，怕先生見怪，如何是好？外白我之大賢與，於人何所不容？敢問有何說也？丑唱先生聽了：清晨時不吃粥小米乾飯，到晌午高糧粥包些菜團；到晚來不動火客從主便，每一日兩頓飯就算一天。外白君子謀道不謀食，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。快入學罷。丑白還有一件事：吃飯無好菜，總有點四季菜甚不堪讓。聽我道來。唱到春來苜蓿芽尖餅白飯。外白這是好的，吃了苜蓿芽先不鵲鷺。丑唱到夏來馬蹄菜自來就酸。外白這也是好的，吃了先不生蟲子。丑唱到秋來蔓菁菜煮的稀爛。外白這也是好的，吃了補脾胃調肺。丑唱到冬來蘿卜片亦可入盤。外白蘿卜片更好吃了，能以清氣化痰。雖蔬食菜羹四時行，我未嘗不飽，何況於我乎？既醉以酒，既飽以德，不顧人之高粱之味也。快入學罷。丑白且住且住。夜

晚舖蓋不好，聽我道來。唱小村莊無有許多舖蓋，況我是貧寒家甚是作難，有一牀破被子又窄又短，土炕上無有蓆半截破毡，也無有壓脚被衣服幾件，要枕頭自己找一塊破磚。願只願和先生包涵小弟，咱東西便就千里有緣。外白依賢弟說來是舖蓋不好，不妨不妨。我必有寢衣，我豈無衣乎？況有被哉？孔夫子有云：『曲肱而枕之，樂也在其中矣。』何況有磚乎？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。快入學罷。丑白且住且住。東脩無曾講過。外白君子無所爭。丑白先明後不爭，聽我道來。唱東脩錢四千正七折八扣，要白銀有八

分就算一錢，要換銀加二成銀有市價，九二鈔底二十你要包涵；一年正三百零五十四日，你出恭時在院內不許外顧，有一天不上學也要折算，先小人後君子免的心煩。外白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。快入

學罷。丑白且住且住。書房不便，如何是好？外白怎麼不便法？丑白在下沒有一所閑房，莊內有一座觀音

堂，沒招和尚，廟門封鎖，可以借居，還得與衆人講議。若要是招了和尚，還得先生打掃廟宇，奉供香煙，

點燈關門。外白和尚只管念經的，多乎哉？不多也。待和尚於禮何傷乎？唱初一與十五小弟打掃，絕不

肯叫神佛斷了香煙。孔夫子他也曾擊磬於衛，此一時到我身何獨不然。白不用說了，快入學罷。丑白且

住且住。有一件事難以出口。外白請講，不妨不妨。丑唱觀音堂到舍下路途頗遠，也有山也有嶺墳墓轉彎，

倘若下了大雨難以行走，小學生失了脚沾了衣衫。外白不妨不妨。先生背學生易如反掌，非挾泰山以

超北海之類也。管接管送，可別無話說了。可入學罷。丑白且住且住。還有一件事也得說說。外白講，

講。丑白先生聽了。唱書房中你使的筆墨硯紙，一件件自己買自己出錢。教一日算一日長支不許，東

脩錢年對年工滿價完。外白如斯而已乎？予所否者，天厭之，天厭之！這可入學罷，可無啥說。丑白且住

且住。今日上學，家中無酒，如何是好？外白沽酒市脯不食。可有煙乎？丑白道有煙兩樣，就是不大好。一宗苦菜花，一宗芝麻葉。外白有煙就好。唱不要那滿城煙毛頭大錠，不要那紅絲煙採堂玉蘭，不要那關東片香煙雜半，大盆和蘭花煙我俱不貪，一切的奇品煙我都不要，苦菜花、芝麻葉我也不嫌。丑白好吶。外唱同道們休笑我甚是卑賤，細想想教書人難與不難！白誰不曲全？成了局迎之致敬有禮，失了館趨避不得與言。唱念書人法聖賢自尊自重，都說俺拿腔弄款。今去魯明去齊無有主顧，生今世反古道我獨不然。回頭來尊賢東不必講話，從今後成一家那分兩院？放了學飯不熟我把欄塾，到晚來我與你去把水擔，家裏忙看孩子帶着燒火，牲口忙無了麪我把磨研，掃天井抱柴伙捎帶拾糞，來了客摸桌子我把菜端。丑唱好一個將將就就和先生，起的名子並不虛傳！他與我好一似同胞兄弟，我情願打合同僱他十年。丑白自此書箱登洛川。外白尋着顧主有盤纏。丑白萬般惟有讀書好。外白咳！教書先生不值錢。快入學罷，可餓死我了！丑白先生請了。外白賢東請了。同下場

鍾妹慶壽

旦扮鍾妹上

〔北新水令〕昏沉冷月淡黃天，獵艷都得看資一件。睚深腮骨瘦，頂縮領毛蹇。鬼首如拳，又怕上不的鬪體串。

血染紅裙冷黛修，自燒燐火煮骷髏，留將肋下長條骨，刻作花釵更插頭。自家非他，鍾妹是也。今日是鍾馗哥哥壽日，本欲獵取百頭肥鬼，以作祝壽之資，誰想哥哥口福不濟，半日冥搜，止捉得小鬼一頭，如此寥寥，成何禮數？作想介有了，前日獵得一鬼，名曰傻蟲，身體偉大，臀腿豐肥，絕好一個食料，賺他往送賀儀，就便充作一品，有何不可？此策甚善，待俺修書則個。作寫書介酒一瓶，鬼一個，送來與兄作慶賀。兄若嫌鬼少，挑擔的算兩個。喚云傻鬼何在？大鬼上云爲因身體壯，留俺走西東，一日主人惱，化爲一大恭。娘子喚小鬼，有何吩咐？旦云叫你非爲別事，只因你服役勞苦，賞你一美差，可好嗎？丑云是那裏？旦云是你大老爺處。丑搖頭作驚介小鬼不去。旦云爲何不去？丑云那個饒爺可怕，龐兒不大善良，小鬼生得胖光光，怕他涎流嘴上。帶背連肩抓住，不須鼎鑊油湯，只消大餅卷如梁，肉穴登時薹葬。旦笑云那有此理。自古云：官不打送禮之人。管情此去，酒飯之外，還賞銀錢。書已在此，疾忙收拾擔兒前去，休得遲悞。丑云如此小鬼便去。旦云只因妹子無長物，借重蒼頭作賀儀。並下

淨扮鍾馗上

〔南步步嬌〕皂袍象笏烏巾軟，朝罷森羅殿，鞅掌歸來，燥腸生烟，舊鬼囓巴乾，點茶小試三千片。

揮髯一笑百神驚，小鬼啾啾大鬼鳴，掃盡羣魔千里霧，放他日月炤陰城。自家鍾馗便是。才能吐鳳，氣可吞牛。詔試金鑾，羣驚海內無雙士；名通玉筍，曾折蟾宮第一枝。不料朝廷不選文章，銓司只擇像貌，若宋朝之美，必然用他定猪；如子羽之賢，誰肯叫你附鳳？可惜俺肝腸似錦，已能魁多士之中，只爲着面目不揚，復丟落九霄之外。俺那時心中冤抑，遂乃撞死金階，滿腔憤氣，真乃好恨人也。一自歸陰之後，上帝憐俺文章道義，擢爲九幽三曹都判官。俺想世間貧賤愁苦，都是幾個邪鬼作祟，若遇魑魅魍魎，定要吞他下肚，因此養成了一個鬼脾胃，頓飯非鬼不美。前此吞却盧、耗二鬼，遂使硃圖墨影，流布人間，這也不在話下。今日是區區初度之辰，生平清介，不愛煩囂，俺已標白在門，不受諸神慶賀，只有妹子嫡親骨肉，倘有餽遺，理不容却。叫左右，倘你大姑娘處有差人來，即忙傳報。

衆應介

〔北折桂令〕滿庭中竹樹蕭然，又何須門內笙歌，座上管絃？俺不受庭參，不收嘉饌，不設華筵。他僚友輩俗情盡免，只姊妹佳意難捐。便就是酒海如船，鬼肘如椽，只得是一般全收，不寫頌謝紅箋。

丑擔酒鬼上山歌：爲奴只喜擔磨肩，重擔子去時輕擔子還。酒食啗得個膨膨乍，還賞子二十個大黃邊。來此已是大老爺家，遠遠望見門首有個漢子，不免上前煩他通報則個。作相見介小鬼是姑奶奶差來上壽的，有書在此，即煩通報。作傳進酒鬼稟白介，淨看書大笑介

〔南江兒水〕妹子真能算，持家計萬全，送賀儀省一個傭工漢。那曾見開封烹了傳書犬，一刀斷却回頭雁？

生受他，謁蹶自投，不費拘牽。

左右的，既蒙姑娘費心，一併全收，連挑擔的俱送至廚下，叫庖人作速烹治，爲老爺下酒。衆應，捉鬼介。

丑慌云：若賜酒食，但說一聲兒，小鬼自去，何消如此惡讓？衆呵云：姑奶奶寫在禮單上，送與老爺下酒，誰要與你飲食？丑驚云：果然如此，是好苦也！作叫云：大鬼哥，大鬼哥，我被你捉來，理固應該，誰叫你擔這條擔兒來？衆提大小鬼並下。

〔北雁兒落帶得勝令〕本待要略教他趙壁完，怕辜負了賢主人心一片。固然是同胞意難作謙，却早知五臟神心情願。小鬼生堪嚙，大鬼切爲齮，不必十分爛，但須五味全。烹煎，惟有吾家的庖人善。腥膻，若是個黑心鬼，把與那狗子餐。

衆云：烹老爺，酒到。淨飲酒介。

〔南僥僥令〕醞醠澆頂骨，玉露灑心田，入腦鑽鼻餘香穿，又只見捲晴絲畫檐前。

衆云：烹老爺，鬼肉已到。淨云：妙哉！妙哉！作食介。

〔北收江南〕呀，死老魅禍害有幾千年，煮到今硬打老爺額，狼牙嚼勾千千万，仍呷酒連連，纔能格格下嚙咽。

叫鬼使作夜叉舞，爲老爺行酒。鬼舞介。淨云：妙哉！妙哉！

〔南園林好〕酒成碗大肉連肩，夜叉舞巨影僂僂，醉濃騰風雲乍變，說甚麼西王母宴桃園。

呵呵！醉舞一快事，待俺與爾等同耍一會，有何不可？衆作五鬼鬧判介。

〔北沽美酒帶太平令〕展闊袖，聳雙肩，靈璧圖，真活現。角帶鬆鬆黑幘偏，似鶴飛半天。頸伸縮，影翩躚，冷習習迴風舞霰，白茫茫天移地轉，意沉沉身搖體顫，首涔涔神疲力倦。俺呵歌闌舞殘，頽然醉焉！衆扶介

〔清江引〕醉來倒執朝天板，扶入黃昏院，縱蒙降節臨，詔下靈霄殿，但道俺入醉鄉尙未轉。

聞窘

老軍持棍繩上，安號房棹子。淨扮儒衣巾持卷子果餅筆硯上介。天上蟾宮定快傳，文場險似鐵圍山，只言登第千般好，那識嘔心七塊難。我學生接下題紙以來，湯飯飽吃過兩道，定要做幾篇解元文字，誰想嚇的那散舉人的文字並不敢來探頭了。點燈許久，睡了一覺，這天多應有半夜了。作聽介。內打四鼓，納喊催快交卷三次介。〔新水令〕至公堂畔四更交，明遠樓齊聲喊叫，他那裏口催交卷快，俺這裏心熱似油澆。把筆空搖，把筆空搖。這枝筆可也作起怪來了，連坡數次，一點墨水也無幾回首紙還高弔。低頭出號房行介。

〔步步嬌〕悄身偷出窺鄰號，連把鄰兄叫。向內問介：老社兄，寫完了麼？見教見教。內云：這使不得！這使不得！淨云：小弟不敢自白請教，明日全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梨園，獨席□□□□□叙。□□□□□淨云：這低人，不許瞞，難道這通省開科，只中你一人不成？全無那一點慈悲，將人奚落！老軍上介：相公速請歸號，巡緝的看見，干係不小。可恨那軍牢，又來恐嚇說巡邏到。內作喧嚷介：張兄在那號裏？李兄請往這號裏來。

〔折桂令〕串號的鬧鬧吵吵，想是那監試歸房，舉子逍遙。霎時間東走西奔，呼兄喚弟，覓友尋交。內云：尊作妙絕！認題真切，下筆高華，真是萬選青錢矣！恭喜恭喜！小弟筆硯荒疎，苟且塞責，見笑大方，慚愧慚愧！唱：這一個狠奉承說穩穩中了，那一個說僅完場又空過一遭。內云：小弟四篇經不甚得意，還要改攷改攷，就是四書文字，也還嫌才情橫溢，不像疊體，也要改攷攷好。賣他虛躄，還要推敵。聽他得意之狀，添我心焦。叫老軍，快擗起火來。你給我吹風爐速煮參湯，

免得俺空肚子虛火煎熬。作欠身抹眼擺腰介

〔江兒水〕伸手摩睨眼，抬頭搖擺腰。這個題目，又不是治道，又不是理學，甚麼東西？題無門類全無靠！這兩個大主考想是三家村裏新發戶的，也不查查那歷年的舊規，也不請教那積年典試的前輩，書本上尚有十萬八千好題，絕不會出，却冒冒失失，糊糊塗塗，硬出這一等枯澀題目，難爲這些舉子，看將來新科鄉選，還不出一篇上眼的文字，與你有甚麼光采？不通！不通！出題促狹全無竅！我家祖代傳來，有個臨場密訣，不肯輕授於人，若是但能熟記，再無難題窘手，乃是帝王也、聖賢也、心也、理也、知也、行也，雖有這六件寶貝，却如何搜貼他出來。難尋字眼還無調，可罷了真材實料。暗想從前，枉刻了些名流社稿！老軍白：我看你伶俐聰明，不是做不出文章來的。淨云：長官，你果是大邦大國，有眼色的，實不瞞你，我學生百伶百俐，多藝多才，那一事不曉，那一件不能，使乖奪翠，事事在行，人人歎服的。

〔雁兒落帶得勝令〕你看我六封色高不高？你看我弋陽腔妙不妙？你看我背嫖經熟不熟？你看我行酒令俏不俏？就爲合那孔老先生孟老先生平日意氣不甚投合，纔沾着子曰詩云，便有頭疼腦悶，因此上合他疎淡，不甚理他，今日他不來寬襯我，也索性不怪他。我曾聽得說，某名公進場，周倉保佑，及第登科。我場前也曾三牲大祭，掛袍焚香，此時還無靈感，更待何時？待我祝贊一祝贊。作叫介：周將軍、周文宗、周老恩師。呀！如何全無影無形，不濟不濟！唱我問你周倉哥哥也不喬？這也罷了，他原是個弄刀舞劍的人，想也被這幾個雜毛題窘住，來不的了。那魁星老先生司天下之文衡，作士子之師保，去年衆人建閣，我也曾施大樑一根，板瓦數片，難道我這樣虔誠，你白白眼乾過去了不成？天上有這樣星官！唱我看你文曲星官豈也不瞞！住了。我也不算荒疎，記得數年以前，曾見這個題目的文字。唱猛想起某房稿會相會。咳咳！想了又想，一字一句，無影無形，你往誰家肚裏去了？唱却如何進場門跳了槽！還虧了三年頭一比較。殺了。假若是第八篇再不消。想起來了，我也是個

頂天立地的大丈夫，爲甚麼死，不吃這樣橫虧？我如今豪氣沖天，發一發奮，摔了筆硯，裂了卷子，吐氣揚眉，這樣昂昂出場而去，就把蕭何律文從頭看上一看，那管杖徒流條例，那裏有秀才逃場的罪名？難道法司的鷹捕膽大如天，敢來拿我學生不成？放心放心，斷無此理。

「僥僥令」曳白難科罪，歸家不緝逃。這個我到不怕他，只愁是二場以前挂了榜惹人笑，他笑俺比別家先揭了曉。這些人我也不怕他，如今這進場的約有五千餘人，縱是中他一百，還有四千九百個落第。這些歡子，再陪四晝夜辛苦，只騙得十數日誇張，挂榜之日，合我嘴臉一般，還陪了許多妄想，聽了無窮的抱屈，耳邊聒噪，我却怕他做甚麼？且住！只是還有兩個人臉蛋子最難看，一個是撇着鼻子要做封君的老官，一個是躡着脚子要做公子的小犬，我這一出去，他見我劈頭就問：今次可得甚麼？我那「沒完場」的三個字如何出口？只爲這些緣故，把一個無辜無罪之人，白送在不死不活之地，好凶也！好苦也！

「收江南」早知道這般樣苦事呵，誰待要把名標！無奈他封君公子與偏豪，攬掇人上轎，只落得軟監穩坐禍難逃。我曾聽得朋友說：曾有一個人，叫做甚麼袁了凡，曾行甚麼功過格，把一個冷冷落落的貢生，白做了熱充充的進士。近來見朋友們家家有感應篇，人人持準提咒，約會祀文昌帝君，攢錢結放生大社，我學生未免趨時，定要事而做之，步而趨之，敢祝告於天地神明，十方真宰，把那通天徹地的靈感，今日預支一預支，救我今日大難，我弟子出場去，再不敢說謊，伏祈神明照鑒，照鑒！

「園林好」感應篇念上幾遭，準提咒再休憚勞，許下文昌大醮。人都說宋朝老宋渡了幾個螻蛄，中了一個狀元，我此後魚蝦蝦蟹，大放十斤，我這樣功德，就給我個閻老尙書，還欠着我的本錢，應找零給纔是哩！放魚蝦勝宋郊，放魚蝦勝宋郊。古怪古怪，神奇神奇，原來鬼神感應這樣快，你看一霎時間滿號裏都是文章來了。

「沽美酒」乍文思湧若驚潮，報禎祥燈花爆了，簇簇珠璣落筆饒，平白的將王唐壓倒。我向年辛苦讀書時，四書文字，我也記得數篇，本經文字，我也記得數篇，纔發願後，慧性大開，只改頭換尾，神而明之，真是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了。且住！古人有

言：長袖善舞。我還須細心認題，方免的他明眼的主考檢點，不可得意疾書，一時錯誤。須將那四書文字，還寫在四書題目裏，本經文字，還寫在本經題目裏。妙極妙極！

作沉吟介：還有一說，這「學」、「庸」、「語」、「孟」，想是四個人的口氣，也不要粗心浮氣過去了，便須一一精詳，還他個啞口無言，這樣卷子，穩穩合式，誰敢再道個不字？

〔醉太平〕經合書井井分條，「論」合「孟」何曾顛倒。作四生交卷上，各領籤下。掌號開門，作細數一個二個等出介。

老軍白：相公，你聽出場的將盡了，我餓了兩晝兩夜，殺了殺了，相公放快些，只當行好搭救了我罷。

淨云：胡說！胡說！我相公比不得那乘興觀場，荷圖完場的，真坎實確，催促不得的，萬一規矩錯誤，被他貼出，豈不負了今日這番得意、這番苦心？三年一次，不是要處。

作吟哦介：七夫七蓋，不錯。聖人賢者，不錯。題目字跡，七真七草，並皆合式了。夫蓋字不錯分毫，大小結並皆完好。

大笑自指本身介：此兄才真七步，學又三冬，七作驚人，榜上一名，更無疑矣，恭喜恭喜！錦標，文高中高。你看那燈影下影影綽綽，手舞足蹈，是甚麼東西？那元魁眼前活跳。

老軍白：相公完了。來，快交卷子去罷。

淨云：下處說明，我占就頭報了。赴筵宴，會同年，刻齒錄，見主考房師，一切舊例，我都爛熟的，穩穩坐着等出榜了。

〔尾聲〕淨唱：始知積德天相報。這舉人斷無走滾，也不怕剪絡的了。萬一有走滾，叫我無處自反。除非是俺祖宗陰騭未到。又未免狐疑起來。如何？

老軍白：相公，你若狐疑，也是小事，這院門前好搗骨相，布政司街西好將驚，按察司街上好的金口訣，

太乙六壬周易神課，我明日討酒飯錢陪相公走去好麼？少不得問相扶鸞卜六爻。

作驚起介：家人接場的如何不見？這狗才們

一定是料我出選，一邊吃酒打盹去了。二人持燈籠上介：相公往這裏來，小人候久了，不見出來，只道相公省事，通完三場纔出來哩！

淨云：狗才少打。轎在何處？

家人云：在欄杆外邊不是？相公可乏倦麼？

淨笑介：狗才，你們那裏曉得，我餘勇可賈，詩興又來。

作吟詩介：號房初動學，文章速立身，滿朝朱紫貴，苦殺出場人。你們有甚麼吉兆？

家人應介：有！有！解元來了！解元來了！